

古今文髓

上

921.

0474k

100240-001-6

921-0474K

古今文髓

岡本 監輔/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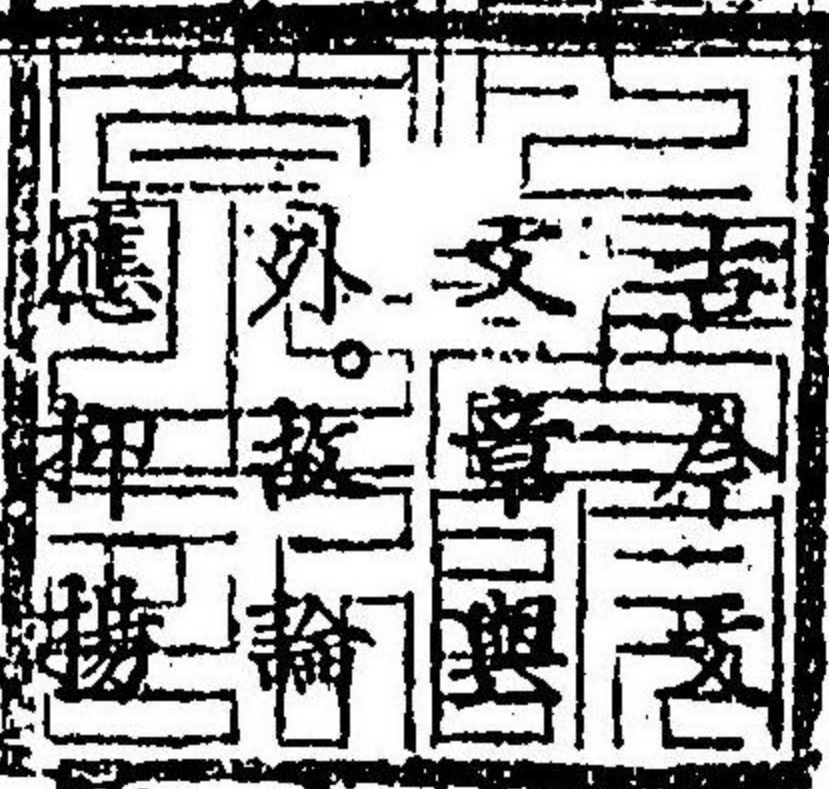
上

M18

DBW-0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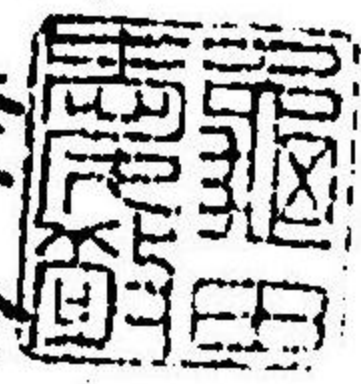
921.0474r



隨序

文章與語言。皆達意而已。義理積乎中。英華發於
 外。故論古人之文者。要知主意所在。然後起伏照
 應。抑揚頓挫之法。可得而言也。今之作家。徒論法
 度。字櫛句爬。不復問主意如何。故其所為。彫蟲篆
 刺之類。不足觀也。余竊有慨于此。嘗選古文義理
 純粹者。逐世編次。命之曰古今文髓。主意所在。乃
 附以圈。學者熟讀玩味。可以涵養德義。暢叙才情。
 而其為文。必有精采煥發動人。如辨士舌頭明快。
 四座竦聽者焉。明治十八年九月 岡本監輔撰

古今文髓序



210220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

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

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服老言、文子言、禱求福也、

生歌死哭、世於一室、所以可賀、觀彼貪暴、自禍者、豈能如此乎、一讀使人爽然自失、

楚滅黃

左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

焉能害我、夏楚滅黃、一旬用心、一旬事實、

恃人自怠、致亡之道也、况接大國無禮者乎、今人概知、遠客之不可侮、而動輒主張均勢之說、謂其利小邦甚、大、不復問我有不可害者與否、猶之黃人之見也、危矣、

晉侯命郤缺為卿

左傳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

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

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

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

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

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非、無以下體、君取

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冀、襄公以三命命先

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

夫婦有別，相敬之謂也。是為人倫之始。君子行道，造端於此，而祿在其中。如卻缺得為卿，實本於此。後世訓義不明，視婦人甚輕，以致大細女性，不得內助，非聖賢立教之本旨也。孔子嘗以女子為難養，言須致慎也。豈輕視之者哉。

鄭丹諷楚子

左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

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

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吾先王熊繹與呂伋、王

孫牟、燹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

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華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敢請王命，王入視

之。祁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

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九州志

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

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

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

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

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

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

此前後開鑿處待也

喻除君惡

三心字一驚眼目

三皇書 五帝書 八卦

祈父司馬官，招其名。

安和貌

使役一隨其力，如金治隨器制形

○結○不○能○自○克○句

乾谿

好名矜功，反禍其身，是世主通病，不獨靈王也。自克二字，為療病主藥。文之高華奇絕，層層相生，如列錦繡於肆，左氏傳中第一文字，本是一場談話，非故意彫飾，而自然結構巧妙如此，信乎文之不可拘乎法也。

叔向母論娶

左傳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

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

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

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

夏姬女

懲母性不順，不敢斥言

巫臣字

夏姬

陳御叔，楚靈老，及巫臣

孔寧儀孔父

鄭靈公夷

美髮

豕黑故

憚無^{戾也}暨^{戾也}忿^{戾也}類無^{戾也}期^{戾也}謂^{戾也}之^{戾也}封^{戾也}豕^{戾也}有^{戾也}窮^{戾也}后^{戾也}弄^{戾也}滅^{戾也}之^{戾也}夔^{戾也}是^{戾也}以^{戾也}不^{戾也}祀^{戾也}

且^{戾也}三^{戾也}代^{戾也}之^{戾也}亡^{戾也}共^{戾也}子^{戾也}之^{戾也}廢^{戾也}皆^{戾也}是^{戾也}物^{戾也}也^{戾也}女^{戾也}何^{戾也}以^{戾也}為^{戾也}哉^{戾也}夫^{戾也}有^{戾也}尤^{戾也}物^{戾也}

足^{戾也}以^{戾也}移^{戾也}人^{戾也}苟^{戾也}非^{戾也}德^{戾也}義^{戾也}則^{戾也}必^{戾也}有^{戾也}禍^{戾也}叔^{戾也}向^{戾也}懼^{戾也}不^{戾也}敢^{戾也}取^{戾也}平^{戾也}公^{戾也}強^{戾也}使^{戾也}

取^{戾也}之^{戾也}生^{戾也}伯^{戾也}石^{戾也}伯^{戾也}石^{戾也}始^{戾也}生^{戾也}子^{戾也}容^{戾也}之^{戾也}母^{戾也}走^{戾也}謁^{戾也}諸^{戾也}姑^{戾也}曰^{戾也}長^{戾也}叔^{戾也}姒^{戾也}生^{戾也}

男^{戾也}姑^{戾也}視^{戾也}之^{戾也}及^{戾也}堂^{戾也}聞^{戾也}其^{戾也}聲^{戾也}而^{戾也}還^{戾也}曰^{戾也}是^{戾也}豺^{戾也}狼^{戾也}之^{戾也}聲^{戾也}也^{戾也}狼^{戾也}子^{戾也}野^{戾也}心^{戾也}

非^{戾也}是^{戾也}莫^{戾也}喪^{戾也}羊^{戾也}舌^{戾也}氏^{戾也}矣^{戾也}遂^{戾也}弗^{戾也}視^{戾也}

甚美必有甚惡是古今名言娶婦者不可不察也况於
逆家之子天欲重罰之乎不察美人有德義與否而輕
娶之安有不致禍敗者哉旁引曲證道理明
暢不似婦人之言蓋有學識大過人者矣

叔向譏董叔見執

國語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

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

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

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董叔為岳翁所繫由其初求繫援而向他人請救顏厚
之甚也世之依富家翁求婚者可以鑑矣抑叔向能知
董叔娶於富家之非而不能悟其自娶美女之害豈非
情欲難制之故乎古今豪傑自謂才智有餘無復誘惑
之虞而受制於尤物以致敗
禍者率皆坐此可勝歎哉

春秋不與楚討慶封

穀梁傳

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

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

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

試君之人義不得封
御之為戒
百有此罪行此法

獻子妹名
叔向兄御叔妻
叔向母
兄弟之妻

晉大夫
獻子妹

繩為之繫連作繫字
木為

與系相映

甚美必有甚惡是古今名言娶婦者不可不察也况於
逆家之子天欲重罰之乎不察美人有德義與否而輕
娶之安有不致禍敗者哉旁引曲證道理明
暢不似婦人之言蓋有學識大過人者矣

估論文體卷之一

五

曰子亦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

止令者言

弑外加一代字

盛笑視

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

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

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以亂治亂亂之所不以不息故春秋以大義貶之不以許亂人竊美名使逆取者不得以詐術欺後世其旨嚴矣

論存心

孟子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

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連用五必字凡存心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

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則可憂

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

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脩己雖知人加橫逆必省諸己自非妄人不敢忽之而其立志也雖曰聖人不敢讓一步故脩己之功一日不怠而志尚之堅至死不屈也其要不外於自反存心是聖學第一義也以文法言之前半擒後半縱前半

之切自反即存心

一句劈開仍以仁禮自反故下承以是故

申有終身之憂轉折徑捷有憂即自反

如舜由存心無一朝之患

抑、後半揚、其實自然、而然、

論齊人

孟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

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

有顯者來吾將嘲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

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墀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

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誅其良人而相泣於

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

一句提筆下文皆從此出

飽也

齊人

齊人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

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

有顯者來吾將嘲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

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墀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

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誅其良人而相泣於

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

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世之有少錢財僅能成家者其接妻妾動有自負之色而碌碌依人出身者其心穢濁不異齊人乞人食餘亦可忍出中人股下不必為大辱蓋心有公私之別圖公益者不拘區區形跡也是當別論篇中舉寫處迫真自是千秋奇筆

論理義

孟子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粃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

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伏○末○虛○在○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以體喻人亦資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觸類又設一喻、是波瀾口之於味、有同耆也、同耆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正收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亦正收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總結不及足、是不見首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耳、○總結不及耳目、是不見尾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君子為學為政第一功夫、唯在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其得之也、大小深淺不齊、所以人物有高下、政治有得失也、若夫虛論務外、使人不可企及者、非君子之學也、文勢奇幻變化、如神龍隱見、不可測、

論大瓠

莊子

惠子謂莊子曰、姓惠名施、為梁相國、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此瓠莊言不切、機務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割之以為瓢、勺也則瓠落無容、落下之片不足盛物非不呀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折破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手指切折、如龜背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伎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

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爲舟如酒樽狀
喻至數濟衆
蓬不直達以喻心有礙瓠本空心故曰心

天下物事千差萬別各有用有不用顯人之幹旋如何耳如莊生所說不可爲典要問有至理在探而用之存乎其人猶之不能手之藥也

輪扁論讀書

莊子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聖人之學貴乎力行體檢積累久後自然貫通動靜云爲唯道施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可也後世所謂學者不過口耳之間其不致輪扁之嗤者鮮矣

老聃論迷

列子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

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
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
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
老聃、因告其子之證、病候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
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
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
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
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返迷矣、哀樂聲色臭味
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
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樂也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善惡無一定準、一世人心所安者、乃為善、所不安者、乃為惡、故君子處世、必順人心、而救死之為善、害生之為惡、人人自知、千古不易、故君子用力于此、積累不息、以致萬善隨明、一世信服也、老子之徒、其見如大過、人者、而無復積累工夫、安足知之乎、然世人用心、常病乎執拗、須存天空海濶之見、則老子之言、亦不可不察也、

國殤

屈平

第一節寫勇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騖殪兮右刃傷、想通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對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第二節寫武、不出二句、承原野二字、言知進死、不覺路遠、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勇武剛毅，至死不屈，是士氣之所，以振起而國威之所，以不墜也。三閭祭戰死者，模寫勇武，一一逼真，使人誦其文者，慷慨激昂，不且息，其為家國慮者，深矣。

子貢問息

荀子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皋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一息猶存，孜孜為善，是君子之所，以快樂其心，蓋世無終日逸居，及為不善，以適人之性者也。如古人七十致仕，要其或誤大事耳，豈以既老，頽然自廢者哉。抑望其曠，舉如嶼，如鬲如者，非積善者不能，故子貢稱其大也。君子小人，以位言，而皆有德者也。若無德者，死不得謂之息，且休矣。

鄒忌說威王

戰國策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昷昷，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

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嬪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

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而間進，甚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之謂戰勝于朝廷。

治國之道，不貴乎聰明過人，而貴於知過能改，知過能改，莫要於從諫，是所以集衆智於一身也，使爲人上者，如威王用心，其面刺君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君者，受中賞；謗議聞上者，受下賞；則爲臣民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何憂其衆畔親離，覆從至乎？此篇可謂千古爲政者之龜鑑矣。

右周文

爲義帝發喪檄諸侯文

漢高祖

義帝本項氏所立，言天下共立也。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

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舉大兵討大逆，而曰從諸侯王，以示此舉之非爲一身且明羽畔衆望也，言簡而意該。

答晁錯璽書

漢文帝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自處不明，導人使言，所以衆善歸己，聰明日長，是萬世人主之要務也，結一句，深謝不明，謙讓之意，溢于言外。

賜吾丘壽王璽書

漢武帝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

稱在前時，何也？

甚不稱在前時，蓋以其身在僻地，心易怠惰耳，此是邊吏通患，要在人主設良法以督之，後世昏主，有至盜賊縱橫，而不聞知者，所以致土崩之禍也。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訓也，稱通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黃帝故蹟北過涿鹿，黃帝與舜皆都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

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擇其言尤雅者是千古作史之要也。僅僅一百七十八字。文勢轉折無窮。筆端雲煙繚繞。

齊世家贊

司馬遷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間

達多匿知其天姓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

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前中既齊 ○後○中○既○太○公○桓○公○ ○又○點○齊○挽○上○作○結○ ○太公建國本故桓公得修善政稱伯非偶然也不亦宜乎四字緊接有力洋洋二句言其風化非他國所企及有厚望於來者也 餘音曷曷不盡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實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

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

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

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世之貧賤時交結及貴反目不相顧者滔滔皆張陳之徒哉抑國家之事固非一人所得而私故其所見各異者不得不必從然君子用心公平正大初無爭權之意故未嘗有意相反所以進退合義能保令名也

益小吏祿詔

漢宣帝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

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以下奉十五

為俸薄故侵漁百姓是千古人情之常也乃欲救之固須益俸然亦宜限定小吏之數以絕細民幸進委曲設法以許百姓抗拒也

議律令詔

漢元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百姓而已

愚不肯犯法其罪可懲而刑法御下之弊動致暴民幸免不如簡約條目易知易從以便安百姓也

誠兄子嚴敦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親嫁女送而戒之於小帶、荷香、纓衿結襦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之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流濁流皆與交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上就德行較論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

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馬伏波豪傑之士、望子孫以龍伯高、可見有為者、非敦厚周慎不可也、筆致雅麗雄健、東漢之文、是為第一、

詠史

班固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

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

下、思古歌、詩篇名、夫人勸君早朝辭、晨風也、以比少女志操、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

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

一少女、而能動天子、誠之不可掩也、少女為父上書、其志有過大臣為君忠諫之節、而其能忠諫者、有幾人、所言、何等悲憤慷慨、

前出師表

諸葛亮

一段總論內外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伏下文宮中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伏下文府中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宜○不誠宜

○宜○二○登○法○在○君○德○上○講○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安○於○不○不宜妄自菲薄、

引後近之說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

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獨○言○公○明○即○上○文○不○異○同○此○在○治○體○上○講○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二○段○一○節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

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二○節○官○府○中○之○事、宜○開○張○聖○德、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也。三節總結上文，請用舍之當否，關於國家興亡，是進一層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根上賢臣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根上親賢臣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三段根上忠志之士，忘身於外，歷叙已出處本末。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謹○慎○二○字○是○孔○明○本○領○是○揚○謂○討○賊○之○事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將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轉筆承接第二段，以下文。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以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大意謂，今日危急之際，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必
要宮掖官府一體公平，諮詢以行，親信賢臣，以期隆治。

先帝諮臣以時務，知臣謹慎，寄以討賊興復之任，臣而無效，豈不伏罪乎？如攸之等，無忠言，宜不荷怨，雖陛下亦宜諮詠善道，以追遺詔，通篇以諮詠為主，恐後主自用也。十三先帝字，忠愛之心，溢乎紙表，既受命任大事，而曰願陛下託臣云云，恭順自誓，以勸其君，精神千古不磨，使彼擁兵於外，以要其君，及稱成功，有日以媚其上者，見之，得不痛心疾首乎哉？文無斧鑿痕，而脈絡貫通，秩然不紊，每節結處，押字自為一格，亦非有意而然也。此公畧於讀書，非以文表見者，而其文自然如此，要之見理純粹，力量過人，故耳，信乎文之貴乎氣義也。

右兩漢文

遺令

杜預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

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夫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邢東北向，新鄭城不忘本也。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曠

然遠覽一句歷上已意所欲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時皆

用洛水不入世用圓石開隧道不忘本南向儀刑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

完耳在家之中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

儉而不薄能適人情千古冢藏之良規也但卜四望周建之域恐妨生人居住不若相高塏礮礮無用之地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姓黃名道真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

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盛也漁人甚

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

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

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

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

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

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

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

所聞皆歎惋驚歎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

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

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

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人民漸滋、文物日旺、是天地自然之勢也、然古今人情、好惡相近、未有大異、唯從閱歷久近、便有智愚、良、靜、躁各別、下愚之多且天、未如賢者之少而蠢、外物大備、必性傷損、不如蕩蕩寡慾、以葆其真之愈、吾知千百年之後、文化大開、亦不過為桃花源裏之人矣、

詠荆軻

陶潛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椎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

魯勿踐評、荆河語

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歲有餘情、

荆軻之事、不可為訓、然遇下橫暴如祖龍、舉世所毒苦者、不得已而為之、所以通變也、詩之雄渾悲壯、卓越古今、結未使讀者感慨無限、可以見淵明愛國之概、古人詠史、皆有所感而作、蓋亦述懷也已、

木蘭詩

失名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澌澌、且辭黃河去、暮

古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一

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
 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
 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
 賜百千疆，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
 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姊來，當
 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
 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窻理雲鬢，對鏡帖
 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
 雄雌。

木蘭際危亂，代父男裝從軍，可以鼓舞一國激憤之氣，
 而經十二年之久，不使火伴知是女郎，其志可悲也，聲
 調雅健，不似六朝問作。

右六朝文

述懷

魏徵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
 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
 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
 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
 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此蓋奉使所作，請纓二句，見其志在弭亂，畧不藉兵力，
 季布二句，見其心在全信義，然諾必果，結末言感知遇。

契合無間、報以至誠、不復問一身之榮、孟子所謂成功則天也之意、想見忠節凜然、通篇壯重典麗、冠絕全唐、

攝生詠

孫思邈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虛○心○易○役○氣○弱○病○相○侵○勿○使○
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曠○夜○寢○鳴○雷○
鼓○晨○興○漱○玉○津○妖○神○難○犯○己○精○氣○自○全○身○若○要○無○百○病○常○
當○節○五○辛○安○神○宜○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天○休○言○命○修○行○本○
在○人○時○時○遵○此○理○平○地○可○朝○真○

字字金言、不唯可充一部養生書、亦必有養德養財之益、

遠別離

李白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

娥皇女英皆堯女

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

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

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

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

瞳孤憤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

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

滅、

此傷小人得勢、君權下移、天下將大亂、身在江湖、欲諫無由、故托用古以抒之也、青蓮以一小臣、繼絕如此、不忍見小人賈君誤國、為寇賊先導耳、青蓮詩率以不用意得之、獨此非不用意之作、通篇奇正變化之妙、於斯極、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
 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
 人○詔○詞○止○此○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兼待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
 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不知輕重者今人適數百里是為憊然與惘惘有
 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與外國對者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知○時○事○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
 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反○應○上○學○有○經○法○果不足用
 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二者使人之要不可缺一而使人兼焉者不易多得朱衣象笏率販迂儒俗吏之族所以

識見淺短思慮不遠虛憍卑瑣助辱君命不可不察也

送鄭尚書序

韓愈

一節言禮統之尊其不可失也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
 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
 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
 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
 屬弓矢紅粉抹額曰伯平容也帕背袴鞞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首屏
管門中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
 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
 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二節言關係之重其不可背也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

山海使必數日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忽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風吹船進如鳥疾步風一日，蹕數千里，分數也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突也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其無管也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殺也盡根株痛斷乃止，以下其勿敢於實其海外雜國，若航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夷州、亶州，並外國名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虛句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賦也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敘事明暢，不必婉曲，而大議論自在其中，如所謂簡節疎目，有遺漏不究切，至紛不可治，乃草薙禽獮，及非有

文武威風，知大體者，則不幸有事，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皆千古從政者之良規，在當時為急務，鄭權得之，安得不樂然警省乎？文之機，茂渾厚，各大家所不及也。

符讀書城南

韓愈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異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汗渠。三十骨體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蟾蜍，蝦蟆也。能跳接百蟲，輪行遇不能跳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廢用難貯儲。學問藏之

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畚。潢。潦。無。根。源。朝。滿。已。夕。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蹰。戒意行不進貌

君子之與小人，公相之與走卒，皆學不學所致，其理昭然，如親火然。古今言讀書之功者，莫切於此。退之教子弟語，皆自肺腑中流出，不事修飾，反能動人，如此篇，可以見矣。後生宜寫一通，時時朗誦，以自勵焉。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二版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六版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使不得行 使其必行 制之大甚，壞而不能順，束縛馳驟之事，不唯

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七版是特小丈夫軟弱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應上言意不然句一轉以不了語作結高絕王者之行，雖十易之，不為害，要於其當，不可使易。是千古為政之要也。古人論政，過未有一切實如此者。是子厚識見大過人處。然君子行事，貴乎從容詳審，未可輕易嘗試，恐有紛更滋擾之弊。况封唐叔，非不中乎？寶而成之，以戒其後，亦無所害也。

三戒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古今文選 卷之一
臨江之人，收得麋，斃畜之，入門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懼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虤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愬愬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

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

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佗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撒瓦灌穴購僅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干非其類除分之人也出技怒強虛橋之人也竊時肆暴恃寵之人也皆坐不自知以禍其身可不戒哉是或柳子所親睹而有懲者也文情低回嗚咽

青石 激忠烈也

白居易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願為段氏

顏氏碑彫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心如石屹不轉死節如石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諡一置高山一沉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為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為人慕為人勸事君

段秀實奮擊朱泚顏真卿叱呵李希烈大有作用非尋常被虜罵賊之叱鐫之于石尤屬可傳

右唐文

古今文髓卷之上畢

古今文髓卷之上畢

